乙

H. H. MU CHINESE LIBRARY

又添出常字時字襯上兩

唐宋八大家選卷之二

竟陵伯敬鍾　惺評選
新安玄杓汪應魁删訂

論

明論　蘇洵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

段

舉日月雷霆爲喻乃洗發上常時兩字意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

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波瀾）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於今而未甞可以一日無焉（此段言明得及者及之不得及者不及之此日月所以爲至明）（轉展游衍妙）之常天下甞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

雷霆者造化之時

只一句提開聖人此文字緊慢用舍之法且自悠揚

擊之。雷霆固不能爲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此段言奮擊得及者及之。不得及者不及之。此雷霆所以有至威之明。使雷霆日轟轟然遶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雷霆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前意未盡。又反說此段以盡之。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分量也。即有及不及之說接上就頓一句可以用其明矣。總用一句收住。有力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

曲盡人情

引齊威事是以其所及齊其所不及見賢人之治天下以時

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一句生下笑也齊威王卽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脩何營耶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卽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卽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易知也齊威王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居卽墨毀言日至

此是以其所及齊其所不及之喻文機甚巧世情若畫〇更痛快

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餒。趙攻鄄。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于是羣臣莫敢飾非。務盡其情。齊國大治。

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有物十焉。吾舉其一而（賢者之用心）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愚者之用心）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至於（用短棹法）九也。

樓迂齋曰此等議論。自戰國策來。曲盡事情。

吴康齋曰。主意謂常人之明。本是有限。所以用其明者嘗示之以不測。雖未免挾數用術之說。然理亦如此。兵法攻堅攻瑕亦然。

陸貞山曰。日月雷霆。喻賢者。日月不用小明卒不可一日無。雷霆不能盡擊。卒不敢犯。喻賢者之用心約而成功博也故過脉處除却聖人之明不論。則接下云吾獨憂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

成功博也此此句接得甚緊。又把愚者
形之。何等春容。
錢豐寰曰。議論俱是從橫之術。宜乎方正學
非之。然筆勢蹁躚。姿態無窮。足稱神
逸。
鍾伯敬曰。此是老泉本色學問。宋迂齋謂其
意脉自戰國策來。良是。
汪玄杓曰。蘇子之明。明之小者也。伯者之所
操切也。聖人之明。則以無心而虛。虛

故能照。照則能普萬物而不蔽。釋氏之所謂寂生照。莊子之所謂泰宇定而天光發。皆此意也。

爲君難于聽言尤難于知人故曰在聽者之明暗賢愚暗含有知人意

叙事相頓

爲君難論

歐陽修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辨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朴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諫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下字不苟。明暗賢愚四字。移易不得。）是皆未足爲難也。（深入就裡發明）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爲聽言之難也。（一篇主意。先說兩段。後入主意。是文字委曲。）

引趙事以証聽言之難

承接變化

関鎖精神

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爲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爲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爲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爲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坑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警策處 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此結有精神 秦

関鎖精神

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悦。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爲可用。即與兵二十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爲荆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强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規摹一定）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荆。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

秦趙非徒失于聽言亦失于用人矣

者。總意盡。王翦是也。關鎖此段。承接好。且聽計於人者宜何如。宜字眼目。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下二宜字精神。又八一步。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為難也。生意。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合意生意。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警策。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精神。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就上生意。則又有說焉。予略考史記所書。是時

獨申趙括事以爲人主喜新進者鑒亦是一法然王翦事可以類推

一篇文字收結有力而句法亦騷快

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爲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爲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爲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趙括實事說·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快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一篇意在此結有力·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眼目·莫大之患也。前

有感慨、

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茅鹿門曰。首截論聽言之難。文字委曲。畧與韓非子說難篇首數語相似。

王鳳洲曰。永叔文。其原實出于韓但得法後更自加變態。古人之文。有專學一家者。有參取諸家者。有自出己意者。永叔雖學韓柳。而博采古今。更自抜出机杼。故能曲盡其妙。成就一家之作。令後來者無復措手也。

鍾伯敬曰。快逸。○使神宗而聞此言。必不以荆公一人而拒在朝諸君子。

汪玄栁曰。以上二篇。並引傳記原文以爲議論。而于中畧點數言。自是一體。○若史遷之傳伯夷。卻又通篇以議論爲叙事。正與此互相發明。

必大

不立乃治之大處一篇主張

勘破

以三患作三杜子正古今

思治論

蘇軾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疑。再則厭。三則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顧而莫肯爲者。非其無有忠義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識謀慮不若人也。患在苦其難成而不復立。（深透人情）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於不立也。苟立而成矣。（此段虛言天下之病。以不立故不成。）今世有三患。而終莫能去其所從起者。則五六十年矣。自宮室禱祠

一律

一段不豐之患

此段兵不强之患

之役興。錢幣鹽茶之法壞加之以師旅而天下常患無財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遊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豐財者。不可勝數矣。而財終不可豐。自澶淵之役。北虜雖求和而終不得其要領。其後重之以西羌之變。而邊陲不寧。二國益驕。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而天下常患無兵。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遊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彊兵者。不可勝數矣。而兵終不可彊。自選舉之格嚴。而吏拘於

此興吏不擇之患

關應緊嚴

結不立該三患在內

先定規模

法。不志於功名。考功課吏之法壞。而賢者無所勸。不肖者無所懼。而天下常患無吏。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擇吏者。不可勝數矣。而吏終不可擇。財之不可豐。兵之不可彊。吏之不可擇。是豈眞不可耶。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此段言天下之患在無財兵吏以實上不立不成。夫所貴於立者。以其規模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故其應也有候。而其成也有

使事一段譬喻一段俱言規模當先定

引古番案譯而出之痛快

形。衆人以爲汗漫而不可知。而君子以爲理之必然。如炊之無不熟。種之無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昔者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子產以爲不思而行。與凡行而出於思之外者。如農之無畔也。其始雖勤而終必棄之。今夫富人之營宮室也。必先料其財賚之豐約。以制宮室之大小。旣內決於心。然後擇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

引喻而造語新踏

照前語得脉

言當時不先定規模

告之曰。吾將爲屋若干。度用材幾何。役夫幾人幾日而成。土石材葦。吾於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材役夫若干。某日而成。主人率以聽焉。及期而成。旣成而不失當。則規模之先定也。此段言要立而成。當先定規模。先引事後設喻

俱言規。敵

今治天下則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爲也。而人各有心。透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而媮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則治刑獄。而聚斂之臣則以財貨爲急。民不知其所適從也。及

曲盡

又應脉愈緊

衆寡中見好惡有公私

其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否固未可知也前之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復發矣凡今之所謂新政者聽其始之議論豈不甚美而可樂哉然而布出於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終何則其規模不先定也用舍係於好惡而廢興決於衆寡故萬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廢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顧者有之矣所用之人無常責而所發之政無成效此猶適千里不齎糧而假丐於塗人治病不知其所當用之藥

牽搭意思藏鋒斂機妙手

有關鎖

四引見無三患

而百藥皆試，以僥倖於一物之中，欲三患之去不可得也。此段言當時不定規模，故有三患。昔者太公治齊，周公治魯，至於數十世之後，子孫之强弱，風俗之好惡，皆可得而逆知之。太公封于齊，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曰：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簒弑之臣。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曰：尊賢而親親。太公曰：後寖弱矣。何者？其所施專一，則其勢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公，自始爲政而至於霸，其所施設，皆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復也。勇犯之在晉，范蠡之在越，文公勾踐嘗欲用其民，而

出時事見思治之急

機若轉圜

更曲折

二臣皆以爲未可。及以其爲可用也。則破楚滅吳。如寄諸其鄰而取之。此無他。見之明而策之熟也。夫今之世。亦與明者熟策之而已。士爭言曰。如是而財可豐。如是而兵可强。如是而吏可擇。吾從其可行者而規模之。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彊。日夜以求合於其所規模之內。而無務出於其所規模之外。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此段是引古人爲治皆專一而定規模者・今世亦如是可成矣・財之不豐。兵之不彊。吏之不擇。此三者存亡

數語是一篇主意

相遍語法

轉上一收字九有見

見舉事者可沮壞於人故難收

之所從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
而有一人焉獨擅而兼言之則其所以治此三（必有暗指）
者之術其得失固不可知也雖不可知而此三
者決不可不治者可知也是故不可以無術其
術非難知而難聽非難聽而難行非難行而難
收孔子曰好謀而成使好謀而不成不如無謀
蓋世有好劒者聚天下之良金鑄之三年而成
以爲吾劒天下莫敵也劒成而狼戾缺折不可
用何者是知鑄而不知收也今世之舉事者雖

名言切中古今情弊

又提一議論以儆當世君臣分明是臨事

不立之証驗

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過數人欲壞之者常不可勝數可成之功常難形若不可成之狀常先見上之人方且眩瞀而不自信又何暇及於救哉此段再提治天下不可無財正爲今世之弊在不知救也古之人有犯其至艱而圖其至遠者彼獨何術也且非特聖人而已商君之變秦法也攖萬人之怒排舉國之說勢如此其逆也蘇秦之爲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爲同聯六姓之疏以爲親計如此其迂也淮陰侯請於高帝求三萬人願以非舉燕趙東

援引有開合有頓挫

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弇亦言於世祖欲先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世祖以爲落落難合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謀人之國功如此其跡也然而四子者行之若易

成字照應

然出於其口成於其手以爲旣已許吾君則親挈而還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爲之事

有抑揚有照應有波瀾

又非有所拂逆於天下之意也非有所待於人而後具也如有財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敎之耳

應奇

然而政出於天下有出而無成者五六十

轉到規模上極有下落

又提世情來破之

年於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歟。非不知收。意者汗漫而無所收歟。故爲之說曰。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先定者可以謀人。不先定者自謀常不給。而況於謀人乎。此段歷言古人之能收者。乃今則不然。且今之世俗則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服於朝廷者不篤。而皆好議論以務非其上。使人眩於是非。而不知其所從。從之則事舉無可爲者。不從則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敗。夫所以多故而易敗者。人各持其私意以賊之。議論勝

於下。而幸其無功者衆也。富人之謀利也常獲世以爲福非也。彼富人者。信於人素深。而服於人素厚。所爲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衆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有勢。其成也有氣。富人者乘其勢而襲其氣也。欲事之易成。則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者。天下之事不可以力勝。力不可勝。則莫若從衆。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而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眞從衆也衆多之口非果衆也。特聞於吾耳。而接於吾前

極大頭腦照極微事實而意在言外此古文之法之力讀賈山至

未有非其私說者也。於吾爲衆。於天下爲寡。彼衆之所不言而同然者。衆多之口舉不樂也。以衆多之口所不樂。而棄衆之所不言而同然。則樂者寡而不樂者衆矣。古之人常以從衆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從衆失之。不知夫古之人其所從者。非從其口而從其所同然也。何以明之。世之所謂逆衆歛怨而不可行者。莫若富鄭公所行長公借言見爲國者當專一以爲政減任子。然不顧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嘗有一言。何則。彼其口之所不樂而心之所同

言知之

又拏一件極大極難的作結

然也從其所同然。而行之若猶有言者。則可以勿恤矣。故爲之說曰。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强。苟知此三者。非獨爲吾國而已。雖北取契丹可也。

呂東萊曰。此作凡三大段。而規模二字。是一篇主意。第一段言天下之患在於無財無兵無吏。惟其始之不立。故有此三患。第二段言欲立者在於先定規模。而歎當時不能。第三段首言專一

次言能收。三言黜浮議。皆所以定規模。按此篇作於嘉祐八年。故所言皆變法事。

陶主敬曰。讀此文如登千層寶塔。層層壯麗令觀者應接不暇。

孫月峰曰。浩瀚洶湧。與策同體。

鍾伯敬曰。首尾二千五百言。如一串念佛珠。其深入人情處。如川雲嶺月。

汪玄杓曰。不言如何豐財強兵擇吏。而直窮

所成不成之原。其文體大有識力而不立兩段尤爲當時對症之藥。諡贊以後。實不多見。

通章只以隆禮責重轉展立論筆巧而意不窮

應得有力

任相

蘇洵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議者常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耶。則羣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耶。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一段見相重于將。任相之道。與任將不同。為將者大槩多才。而或頑鈍無恥。非皆節廉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禮貌。而其有不

古將將者多有術而左威故李廣侵殺士卒之罪寢而不問君子曰善御將哉武帝也趙廣漢不幸而麗于罪不以八議之法貸之君子曰甚哉宣帝以刑名繩下也然則宋祖之處漢超其武帝之術乎

羈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御。何則。豪縱不趨約束者。亦將之常態也。此段說任將者正為任相者立根脚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踞廁。而李廣利破大宛。侵殺士卒之罪。則寢而不問。此任將之道也若夫相。必節廉好禮者為也。又非豪縱不趨約束者為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此句是一篇主意隆禮古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為之離席起立。在道為之下輿。有病親問。不幸而死。親弔。待之如此其厚。然其有重責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起

此等議論可以爲黼扆之箴不可爲人臣開一線之路

正意結束于此下復脫換

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棧車牝馬，歸以思過矣。夫接之以禮，然（与合、言）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怨言。責之重，然後接之（隆、禮、重、責）以禮，而不爲過禮。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怠，而後爲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卹其私。（此段論隆禮重責之意，字有多少，句有長短，辭有起伏，愈讀愈精神。）吾觀賈（借此入）（當時）誼書，至所謂長太息者，常反覆讀不能已，以爲

寄慨之意始露于此昔人謂善作文者必善說辭盖其鋪張布置縱欲說不好的且因某事漸漸說入能令聽者忘倦此段使誼生于近世句即是此法

誼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爲無禮。獨周勃一下獄。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則當復何如也。夫湯武之德。三尺豎子皆知其爲聖人。而猶有伊尹太公者爲師友焉。伊尹太公。非賢於湯武也。而二聖人者。特不顧以師友之。明有尊也。噫。近世之君。姑勿責於此。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有之乎。無矣。在輿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子坐殿上。宰相與百官趨走於下。掌儀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召胥

老泉此論則果于用禮者亦可果于用刑非刑不上大夫意也

宋呂頤浩謂高宗曰輔弼大臣縱有大罪止從貶竄

吏耳。雖臣子為此亦不過。然尊尊貴貴之道不若是褻也。此段感慨近世之弊。句法頓挫。夫既不能待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於用禮。而果於用刑。則其心不服。故法曰有某罪而加之以某刑。及其免相也。既曰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一官而出之大藩鎮。此其弊皆始於不為之禮。隆禮重責。前面平說。此段忽又低昂。賈誼曰。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裁。夫人不我誅。而安忍棄其身。此必有大愧於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其

喫、緊、處

故盛德足以祈年永命與老泉之論加罪賈誼之論自裁者迥別

此轉更高平波中涌一浪頭言待以禮責以法必各收其効

臣故其臣有所不爲武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下多事朝廷憂懼之際使石慶得容於其間而無怪焉然則必其待之如禮而後可以責之如法也且吾聞之待以禮而彼不自效以報其上重其責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然於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效以報其上之爲利宰相利其君之不責而豐其私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之爲

單收一句輕健且利害禍福四字襯得恰好

福。吾又未見去利而就害。遠福而求禍者也。

末一截。勸人主并及宰相各自計其報効之輕重。後矢感慨警動之意躍然。

楊升菴曰。此篇論人主當禮宰相而重責之。其禮宰相。則引賈誼勸文帝御坐而起。在輿而下之事。其責宰相。則引文帝中罪白弛。大罪自裁之事。以諷當時。而自裁之事。則漢仲長統宋眞西山論之詳矣。仲長統曰。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恥之分。開引自

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可悲也
夫。眞西山曰。賈誼所陳者。特漢法耳。
三代必不然也。

王守溪曰。老泉此篇。議論純正。蓋謂當時待
相之薄。而責相之重。故云然。陳應求
嘗告李宗曰。近時宰相罷去。則所用
之人。不商賢否。一切屏棄。此鉤黨之
漸。非國家之福。觀此言。則宋時待相
之薄可知。

雄辨

詞强氣盛理勝神歌

封建論

柳宗元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偕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無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

榛音尊 狉音丕

龍神注瀉者
源淵之盈科
而放四海

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群。群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大者衆群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有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有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

省詞

以上原封建所由始

以下詳封建之弊

人然後天下會於一。說所以有封建曲折。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德之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君羣后。布護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

翻說

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魯武公以二子括與戲見宣王。王立戲。仲山甫諫不聽。武公卒。國人殺戲而立括。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遷。而自列為諸侯矣。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楚莊王問鼎輕重。射王中肩者有之。鄭祝聃射周王中肩。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戎伐凡伯。又周人殺萇弘。天下乖盭。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彊。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魯。齊。晉。秦。楚。鄭。宋。衛。陳。蔡。曹。燕。合為七國。秦。楚。燕。齊。韓。魏。趙。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

盭音戾

以下次郡縣之所由壞于以上下秦漢及吾始終之際而非其制之不善

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罷侯置守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原郡州所由始握之内此其所以爲得也郡縣之利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

篇法縱橫。然血脈自井井。

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七年高帝爲匈奴所圍。病流矢。十二年帝自擊黥布。爲流矢所中。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已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

重複發揮

失制透

失政透

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

更精神

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獎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

漢事更透

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感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約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眥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

堯舜禹之建諸侯請問何說

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

先辨秦以下才入正論

結句一篇命脈

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把握處直繳

論襲前人五等之說。希世度務。眞有見之言也

唐荆川曰。柳論獨有封建得意。餘不及韓。

茅鹿門曰一篇強詞悍氣。中間段絡。却精爽議論却明確。千古絕作。

汪玄杓曰。篇中間架宏濶。辨論雄俊。眞得作文之法也。但胡致堂云。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道之公也。郡縣以天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彼以宗元之論爲不可易者。其然耶。

[illegible]養士

歷舉養士者十一人文勢錯綜不紊

論養士

蘇　軾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平原君門下士公孫龍。善爲堅白異同之辨。下至擊劒扛鼎。鷄鳴狗盜之徒。孟嘗君使客善盜者。盜秦藏中狐白裘。使客善爲雞鳴者假雞鳴。衆雞聞之皆鳴。秦關吏以雞鳴開關。因逃歸文。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同陵君齊田文。孟常君趙勝。平原君黃歇。春申君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

總結十一人
引發議論

一篇主意

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俊。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田橫聚五百人於海島中。不歸漢。上召之。未至京。先自殺。從二客亦自殺。餘五百人在海中皆自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猶鳥獸之有鷙猛。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

蓋六國能養士秦奸民蠹國民不支而國不堪

說出養士之要

二語是論事之法

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士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於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

六國如四君無忌田文輩皆客之功以能養士也

秦不能養士

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皆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卽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李斯說秦。拜爲客卿。大臣建言求仕者。皆爲其主游間秦耳。請一切逐之。李斯上秦王逐客書中引繆公孝公惠王昭王皆客之功。遂去逐客令。旣幷天下。則以客爲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

魏無忌田文趙勝黃歇不韋五人

設疑一番是中篆論處

立喻怕人

接法間筍絡繹相生

前自十一養士者至漢則

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馘音窟○黃馘，即黃髮也。而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歎息以俟時也。秦之亂。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此之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帝之世法令至密矣。然吳王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

養士者止此四人亦不敢過

收得澹宕

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靡天下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邪。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雷何思曰。看得寛。寫來切。

鍾伯敬曰。論事之文。將古今利害前後總述一過。小小拘礙。自不能犯其筆端

立兩句柱發起

下兩尤字精神

結上二段之說君子小人收得緊

此疑詞設難為太宗解

縱囚論

歐陽修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加於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眼目應得出）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立難案）方唐太宗之六年（先藏此句不闡應在後）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責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哉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

此二段說大宗骨髓出

[後從說入上下交賊前入太宗六年了此又說六年字是重臺格

之。可使變而爲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爲極惡大罪。而

一篇本意

一篇根本

反結上施恩德之說

欲說不可爲常先立此若夫一句已藏常法意

前不說堯舜三王留在後結辭盡而意未盡

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爲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爲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爲之爾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常法乎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

（說聖人所以引入堯舜三王事）

呂雅山曰永叔文窮極古今變態如卿雲從

風。卷舒萬狀。不可以尋常筆目之。

呂東萊曰。文最緊。曲折辨論。驚人險語。精神聚處。辭盡意未盡。此篇反覆有血脉。

謝疊山曰。文有氣力。有光焰。熟讀之可發人才思。善于立論。

茅鹿門曰。文章紆徐婉曲。說盡事理。曲體人情。唯歐公得之。

孫月峰曰。所難者齊到耳若闕一人。雄風便索然。是安可輕立論論得甚精。一步

緊一步。但畧太刻。大都此道 有三
一冀免。一乞恩。一法度嚴明。無逃死
處

主意在此二句正是忠厚處

一意翻作兩段文勢疎越

此見盛時忠厚至衰世而忠厚猶存

刑賞忠厚之至論 省試二名

蘇軾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咏歌嗟歎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

皐陶無殺人之辜他把與鯀事翻映出來此善形容

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皐陶爲士。將殺人。皐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皐陶曰二句。諸主文不知其出處。及入謝日。引過諸兩制耆人。歐陽公問其出處。東坡笑曰。想當然爾。數公大笑。故天下畏皐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圮族。旣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皐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

發明題旨處精鋭之氣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

轉妙

盡之矣。以下纔入本來話頭直發出忠厚之意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爲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之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

好筆勢

是則舉而歸之于仁與無失乎仁相喚應以仁字替忠厚字

餘波

夫子作春秋刑賞亦忠厚

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到底脫疑字。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収應）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襃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末引詩引春秋。亦見同歸于忠厚。

右紀事〇按子由作公墓誌云。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之。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爲異人。

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爲。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寘公第二。

楊升菴曰。此東坡所試時論也。天才爕然。自不可及。○每段述事。而斷以婉言警語。且有章調。

王鳳洲曰。此篇只就本旨。從疑上全寫其忠厚之至。一意翻作三段。非長公筆力。不能如此敷暢。

汪南溟曰。東坡試論。文字悠揚宛宕。于今塲屋中極利者。

武王論

蘇軾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以管蔡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

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一句斷定）昔者孔子盖罪湯武。顧自以爲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此是東坡將無作有處乃文中之滑稽）然數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虛証）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

揚此便是抑

從孔子未盡善也句較出

就中活脫

武王也。葢謂之弑君。至恥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子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將於是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軻始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爲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

虛証

○此一轉從春秋趙盾弑君來

文王之王繇武王定天下後追稱之抑何嘗行天子之事其伐崇戡黎以下皆奉商王西伯之命而專征耳

我周文王茲四人廸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分又足將無作有）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此一段處分未明）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爲二王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津而歸紂若不改過則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所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

文若佐操揔只是挾天子以令諸侯何得稱王者之事操之簒漢固其始事本謀何得復遲之以謀九錫

截然兩段却接得無痕迹

殺之可乎。漢末大亂。豪傑竝起。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爲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旣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嘗以文若爲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也

分

合

陡發

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

晏子口吻

點綴人字絕妙

又是無中生有

棄疾爲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既而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黄鉞斬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王之封武庚葢亦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俗未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

只用一句結起案

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楊升菴曰。文有筆力。前面虛引作証。後面実入武庚。俱繫匠心國手。特其深非武王。過予文若。於義理不當。

茅鹿門曰。通篇將無作有。轉展不窮。大略從戰國辨口中來。蓋議論文中滑稽也。

汪玄杓曰。子瞻之論武王。雖非天下萬世之公。其援引孔子之所與。以見其所欲罪。援書之所及以見其所不及。又以

春秋所書趙盾者以案武王。亦成一家縱橫之言。獨其所稱荀文若一節。似迂且僻耳。

中間援古事甚碎而條次甚整

開口道破

平王論

蘇軾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復都酆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頃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

頃音須

是將無作有處

一譬收上就收拾波瀾

以下二千年遷國事錯落

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於岐。方是時。

而辨曲為回護支吾

雖遷無害却是不由避寇寇難不肯遷都是為得計子瞻引晉之不遷都一着証周之失却為確論本朝土木之變徐

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於絳於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卽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為灰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

蔿音委草也又姓

有貞亦蹈溫嶠輩故智矣而于肅愍獨不肯未幾尋定

畏寇遷都是爲失計

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方彊。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彊。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彊。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於大梁。楚昭王畏吳遷於郢。頃襄王畏秦

結上兩段

此皆有爲而遷者

遷於陳。考烈王畏秦遷於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刼帝遷於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於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鍾伯敬曰。此文類昌黎諱辨。非長公本色。分明是宋南渡一斷案。

汪玄杓曰。予覽此文。以遷之一字爲案。以無畏而遷者五。以有畏而不果遷者二。以畏而遷者六。共十三國以錯証存

亡處。如一線矣。

引歐陽子言為辨端

提明

魯隱公論一　　蘇軾

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攝也。公子翬請殺桓公。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而使賊殺公。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而果攝。則春秋不書爲公。春秋書爲公。則隱公非攝無疑也。蘇子曰。非也。春秋信史也。隱攝而桓弑。著於史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史有謚。國有

打發前疑後自說

頗此一証佳

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然則隱公之攝也禮歟
曰禮也。何自聞之。曰聞之孔子。曾子問曰。君薨
而世子未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
北面於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卿
大夫之世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以
當立者爲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
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爲之者。季康子
是也。季桓子且死。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
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

引經

引事

不以母后攝

然君王后卒以亡齊

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夫人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請退。康子之謂攝主。古之道也。孔子行之。自秦漢以來。不修是禮。而以母后攝。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使與聞外事且不可。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而況可使攝位而臨天下乎。女子爲政而國安。唯齊之君王后。吾宋之曹高向也。葢亦千一矣。自東漢馬鄧不能無譏而漢

以異姓攝

呂后魏胡武靈唐武氏之流。蓋不勝其亂。王莽楊堅遂因以易姓。由是觀之。豈若攝主之庶幾乎。使母后而可信。則攝主亦可信也。若均之不可信。則攝主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也。不猶愈於異姓之取哉。或曰。君薨而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安用攝主。曰非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令。則以禮攝冢宰。若太子未生。生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其付之攝主也。夫豈非禮而周

辨鄭註亦有理

公行之歟。故隱公亦攝主也。鄭玄儒之陋者也。

歸根

其傳攝主也。曰上卿代君聽政者也。使子生而

女。則上卿豈繼世者乎。蘇子曰。攝主先王之令

是出作論原由

典。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攝也。

而以爲當然也。吾不可不論以待後世之君子。

茅鹿門曰。先作定論。後設原繇。

鍾伯敬曰。子瞻得經所載攝主。明與季康子

一節。故其論獨刺骨。

忽以盜形容起來甚奇恣

魯隱公論二

蘇軾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弑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幷殺已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之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爾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乎惜乎其不斂

突然入里克李斯之受禍以見隱公之不免于翬也

此就里克李斯說來陡然住陡然起皆絕奇筆也

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尚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爲世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卽召百官。陳六

卽、客、論、主

曰數句才悠揚

小同無辜而罹禍

允之大智

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旣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艸木猶足以殺人。況其所噬齧者歟。鄭小同爲高貴鄉公侍中。嘗詣司馬師。師有客疏未屏也。如厠。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已。遂大吐。衣面皆汙。敦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哀哉小

五人心迹俱各不同但取其所遇之相類而已

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

茅鹿門曰。奇文。

鍾伯敬曰。通篇援引故事印証。使隱桓之事不辨自明。

通篇行文一氣呵成不見痕跡

有轉折

禮字是一篇主意

秦始皇帝論

蘇軾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然朝不謀夕。憂死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爲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

妙

叙聖人之所以治天下處錯綜而雅

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于人情而適于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爲迂闊難行之節。寛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于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闊。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籩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爲姦。故曰禮之近於人情

五字深巧

生出一權字

正是韓非商鞅輩識見

便利二字不盡罪案

見秦無禮之弊

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爲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由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恥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牆。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而以禮者爲無用贅

疵之物。莊子云。附贅縣疵。出乎形哉而侈于性。何者。其意以爲生
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
生者。無所不爲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
未息歟。昔者始有書契。以蝌斗爲文。伏羲氏德合上下。天
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仰觀象于天。
俯觀法于地。中觀萬物于人。始造書契以代結
繩之政。始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葢今所
有六書。
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華。貴
於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爲紙以易簡策。是以天
下簿書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

是千古隻眼之論

取一小事作證

便利之法所自起

遂古而舉書契簡策者以三皇五帝以此爲制作之始事也

取一小事作結

今不遠古皆由便利一開詐僞日滋故也

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僞之端也。嗟夫。秦既不可及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利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于詐也。悲夫。

陶主敬曰。此論見先王之禮不可一日無。便利之法不可一日行。治天下以便利而不恥于無禮。乃秦所以亡也。

楊升菴曰。論導民以便利而民愈詐。故聖人

制禮以反其詐。極知世變知大意。

茅鹿門曰。賈誼過秦。在於失攻守之勢。子瞻過秦。在于破壞先王之法。

鍾伯敬曰。以極迂起。以極切收。如此文字。方是有原委。

此因高祖命平勃即軍中斬噲事有所見遂作二段文字故縱橫可愛

高帝以太尉屬勃猶武帝以昭帝屬霍光主少國疑必老臣之厚重者可當

高祖

蘇洵

漢高祖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起伏）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摇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先抑）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彊之人而止耳。（有力）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嘗先爲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爲。（下字切中）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鎖）（盡漢高）

此一段如帝嘗語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

論之冒頭

高帝終身爲呂氏所患何嘗知其必爲禍而當時安劉之言特恐身後有變如七國之類耳

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幹旋極妙）勃又將誰安邪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此問見安劉氏必勃可令爲太尉二句盡說高帝知勃厚重可當大事誰能思量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四句蘇老泉學識未易及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應在後）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如武庚祿父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爲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有筆力）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爲諸侯大臣

將無作有

高帝安劉必勃之言若爲呂氏必不對呂氏發之呂后在高帝時未必有異謀縱有豈不除勃斬噲是高帝溺愛戚姬入于讒言病中躁發恐未必慮此前輩

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鎭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丁字切）壯。故不去呂后者。爲惠帝計也。〔又揣摩高帝不去呂后之意作一段議論。皆是駕空憑虛。自出新意。無中生有。文法最高。○此一段如論之原題。〕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轉得佳）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耶。（放開說）且噲與帝偕起拔成陷陣。功不爲少矣。方亞父嗾項莊時。微噲譙讓羽。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前面不說破到此方入事）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卽軍中斬之。

嗾音叟

取之以其能淡中出奇耳

高帝若視呂后爲毒豈以治毒之人遺之謂安劉必勃卒之助成呂氏之惡乃

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功臣亦明矣（警策）。彼其娶於呂氏（接緊。見斬噲之由。且善出脫高帝。○噲娶呂氏妹。）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卹。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者矣。（本以高帝病中命平勃斬樊噲事有所見遂作高祖論前不說破必逐節出新意奇論到此方入事。）夫高帝之視呂后。猶醫者之視毒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不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后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爲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

其所許之人安在遺其憂哉安劉氏之言乃見責于王陵姑以自解耳

前面大操至此始縱只以遺意結之

其憂者也。帝欲使平勃斬噲。而平畏呂后。乃執噲詣長安。則帝已崩矣。故曰遺其憂。一篇意至此方見以虛爲實

噲之死於惠帝之六年。天也。使之尚在。則呂祿不可紿。音貸欺也。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此一段見帝恐于去噲以制呂氏。此帝善處呂后處。○如論之講題

洗發作掉尾

或謂噲於高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爲親幸。然及高祖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勢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此段舉親幸。相繼以逆。見噲當先去。○如論之結尾

呂東萊曰。此篇須看抑揚反覆。過接處。將無
作有。以虛爲實。

曾南豐曰。老泉之文。侈能使之約。遠能使之
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使之不
亂。肆能不流。作高祖論。其雄壯俊偉。
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
星辰而上也。

樓迂齋曰。老蘇因斬噲一事立論。斬噲如一
篇題目。命勃爲太尉一事。如論之原

題。高帝不去呂后者。正爲惠帝計。斬噲可以去呂氏之黨。制呂氏之變。論之主意也。

李方叔曰。文字要駕空立意。蘇明允春秋論揣摩以天子之權與曾之意。作一段議論。高祖論揣摩不去呂后之意作一段議論。當時夫子與高祖之意。未必如此。皆駕空自出新意。文法最高。熟之必長于論。

高季迪曰人所壯噲者。不過以其擁盾提劒。脫戲下之急耳。余竊以噲有可賢者。初沛公入咸陽也。見秦宮室帷帳。寶貨婦女。欲畱之。因噲諫還屯覇上。此眞有帝王施爲氣象。及高帝旣老。托疾絕羣臣。噲排闥數語。有大臣風。非灌絳諸人比也。而或者乃以帝嘗欲殺噲。恐百歲後從呂氏叛也。嗟夫。噲起屠狗至封侯。亦足矣。況其賢如是

乎。論者誠刻矣哉。

汪玄杓曰。愚謂高帝死而呂后獨任陳平。未必不由不斬噲一着。且噲不死。其助祿產之叛亦未必。觀其譙羽鴻門。與排闥而諫。噲亦似有氣岸而能守正者。豈可以屠狗之雄而遽逆其作哉。蘇氏父子兄弟往往以事後成敗。摭拾人得失類如此。譙誚同

梁武帝論　蘇轍

論佛老道器二字一篇主意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五帝三王以形器治天下導之以禮樂齊之以刑政道行於其間而民莫知也文武之後雖召公畢公之賢君子不以爲知道者至春秋之際管仲晏子子產叔向之徒以仁義忠信成功於天下然其於道則已遠矣孔子出於周末收文武之遺而得堯舜之極其稱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嘗自謂我下學而上達者於其門人惟顏子

道字敘得步驟

要說佛法反重說老氏而後只曰其道與老氏相出入皆易所謂形而上者是何等筆力

曾子庶幾以道許之一時賢者若老子之明道其所以尊之者至矣史稱孔子旣見老子退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網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雲氣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老子體道而不嬰於物孔子至以龍比之然卒不與共斯世也舍禮樂政刑而欲行道於世孔子固知其難哉東漢以來佛法始入中國其道與老子相出入皆易所

斡旋一篇主意俱在此

欲施之於世

謂形而上者而漢世士大夫不能明也魏晉以後略知之矣好之篤者則欲施之於世疾之深者則欲絕之於世二者皆非也老佛之道與吾道同而欲絕之老佛之敎與吾敎異而欲行之皆失之矣秦姚興區區一隅招延緇素譯經談妙至者凡數千人而姚氏之亡曾不旋踵秦將姚萇自稱後秦王卒子興即位興卒子泓即帝位爲劉裕所克梁武繼之江南佛事前世所未嘗見至舍身爲奴隸梁王捨身於同泰寺羣臣以錢億萬奉贖表請還宮三請乃許郊廟之祭不薦毛血父子皆

欲絕之於世

陷於侯景而國隨以亡。侯景攻臺城陷之梁王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憂憤成疾口苦求蜜不得再曰荷荷遂殂太子綱即位二年為景所弑議者觀秦梁之敗。則以佛法為不足賴矣。後魏大武深信崔浩。浩不信佛法。勸帝斥去僧徒。毀經壞寺。旣滅佛法而浩亦以非罪赤族。魏主立天師道場光祿大夫崔浩不信佛法曰何為事此胡人魏主從浩言盡誅天下沙門毀位像塔廟在魏境者無遺後浩刊國史北人譖浩暴揚國惡魏主大怒夷其族唐武宗欲求長生。猶道士之私。夷佛滅僧不期年而以弑崩。議者觀魏唐之禍。則以佛法為不可忤矣。二者皆見其

言其道可以治氣養心欲施之於世者非也

言其道不可以治天下欲絕之於世者非也

一偏耳老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說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古之君子以之治氣養心其高不可嬰其潔不可溷天地神人皆將望而敬之聖人之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一用此道也

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廢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絕侯王無以貞貴高將恐蹷道之於物無所

道器是首尾意相應

不在而尚可非乎推然蔑君臣廢父子而以行道於世其弊必有不可勝言者誠以一器治天下導之以禮樂齊之以刑政道行於其間而民不知萬物竝育而不相害道竝行而不相悖泯然不見其際而天下化不亦周孔之遺意也哉

呂雅山曰此篇文字有起伏有結搆首尾相應處絕佳。

卷之二終

唐宋八大家必讀卷之三

竟陵伯敬鍾　惺評選

新安玄杓汪應魁叅閱

論

諍臣論　　韓　愈

陽城字亢宗性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為集賢寫書吏因官書讀之六年書無不通第進士去隱中條山李泌入相薦為著作郎後德宗賁束帛召為諫議大夫城未至人皆想望風采謂能奉職拜官既久猶未建白公作此論諷之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

卽假或者語含不諫案

前段正爲此句地

引二卦之義折之理尊而勢順

哉。設爲疑詞。學廣而問多。不求聞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薰字。卽孟子親炙之者炙字化來。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榮字變爲華字無喜色變爲不色喜字。句便新奇居于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艸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

第一段

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

直貶

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

關鍵一線

朝廷召一布衣而爲諫官一布衣之爲諫官而天下悅其上之責之者何如其

分兩段

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在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若使居蠱卦上九之時。是在無用之地。反欲致匪躬之臣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若使居蹇卦六二之時。是在王臣之位。反欲高不事王侯之心。則冐進之患生。在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是冐進也。曠官之刺興。在王臣之位。而高尚其心。是曠官也。志不可則而尤之不終無也。蠱上九象曰。志可則也。蹇六二象曰。終无尤也。今陽子實一匹夫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言德宗。不爲不加矣。可謂厚。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

應前面說

主此句有力

含蓄有意

蹇音簡

下之望之者何如

三段皆用且字故爲進步生情好作餘波

意收于此又于此轉生意

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瞯目露子此戚於其心。忽易政事之得失。畧不加憂戚於心。問其官。則曰諫議責望他也。最深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駁得婉且吾聞之。兩端說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可進諫而不諫。與不得其言而不去。與不得諫行言聽而不去者。無一可者也。無一可逃其責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問得婉三段看他變換字法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

關鎖處

只在再設問處斡旋一節深一節

也。此謂求祿而出仕也。宜乎辭尊而居卑。爲貧而仕非以行道。故辭其尊位而就卑。辭富而居貧。辭其厚而居其薄。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不諫若此其可乎哉。貶得甚責陽子失職不可逃避。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不欲顯訕其君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不喜訐揚其君之過以沽直諫之名者。故雖或此轉更波瀾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

直窮他無躱閃處

枝葉相生有經有緯

汝有善言善道。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此言此道。惟我后之德。是我君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陽子事君之心。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所宜行也。非陽子諫官之事。

亦塞後路

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嘉重其德行道誼。擢在此位。擢置諫官之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陽子職在諫君而非宰相之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

學史記檀弓法

以聖賢無心求聞求用折

流之美。君上有不濫賞受言。如流水之美美德。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熙明也。鴻大也。號名也。宣明其君之大名于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是開啓其君之文過也。

緊要重復提掇得醒

或曰。陽子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確守其隱逸之道而不變所守。何子過之深也。愈曰。又自難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於聞用也。皆非有心求聲譽之

倒不求聞不求用句以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折倒守其道而不變句

又更端生一議論

聞朝廷之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義。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孜孜勤也。矻矻勞也。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而不入。禹之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席不暇煖。孔子坐席不及溫。又遊他國。而墨突不得黔。墨氏名翟。突口不及黑。即又他適〇說一段之意。彼二聖一賢者。禹孔子。二聖人也。墨翟。一賢人也。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授。猶付也。豈能自有餘而已。非使人各有餘于已。獨善其身而止。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欲使其有補於衆人之不足而兼善天下。耳目之於身

又生一意

突音獨竈突囱

反借或人攻匕之辭法最高

也耳司聞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聖賢爲衆人之耳目時人者聖賢之身也衆人爲聖賢之一身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如陽子果賢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當敬上天之所命而閔下民之憂苦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安得自暇自逸而曠諫官之職守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以不善事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不喜攻發人之陰私以訐爲直也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于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

攻擊愈緊

一段意結

歸比二句

人來攻擊甚緊他分辨得自婉

應第四問就作掉尾應起處分毫不差

殺於齊也。左傳武公十八年齊殺其大夫國佐是也。吾子其亦聞乎。

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盡其官之職守。雖死亦所不顧。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引前說後 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經傳云。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救上一句有收拾 子告我曰。陽子可到底 以爲有道之士也。照起 不肯以有道許他語。今雖不能及已。今雖不得爲有道之士。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

呂東萊曰。此是意勝反題格。從前難到底已

極了。末後須放他一着。蓋陽子在當時。畢竟是箇賢者。大抵文字須當抑揚。若作漢唐君臣文字。先須取他長處。後說他短處。

樓迂齋曰。此篇是箴規攻擊體。是反難文字之格。當以歐陽上范司諫書相叅看。

孫月峰曰。此篇辨論攻擊。節節關生。故截然四問四答。而首尾只如一線

鍾伯敬曰。段段提起陽子說。不犯重。亦不冷

淡。如千斛之泉。隨地而出。有許多清趣在。

汪玄杓曰。後德宗議相裴延齡陽城欲取白麻裂之。帥屬慟哭於朝。事賴以寢。或謂有前日之嘿嘿。故有後日之諤諤。所謂一鳴驚人者也。愚亦以爲不然毋論延齡之得君有漸。焉容待時而發幾于不可捄療。從君父起見者。不如是。且去小人者。必謀所以勝小人

管仲不知薦賢而徒謂豎刁等不可近。則未能弭齊之亂。當時區區陸宣公耳。如延齡者比比也。宣公而外。未聞更有薦引。以爲居州翼。故子立之。宣公終不免於疎斥。而一延齡退。未必無一延齡進。何取一鳴之嘵嘵也。然則如孟氏之錄蚳鼃非歟曰取節焉可矣。蚳鼃於孟氏。陽城於昌黎。皆得其力而後成者也。畢竟謂陽城爲

善人則可。爲有道則不可。昌黎一言。已蔽陽城之終始。

以術字翻一篇文字最是筆力高處

諫論上

自註云賢君不時有忠臣不時得故作諫論

蘇洵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孔子曰諫有五義一譎諫二戇諫三降諫四直直五諷諫惟度主以行之吾從其諷諫乎吾以為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伍舉入諫進隱語曰有鳥在于皁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則驚人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秦太后與嫪毐通始皇誅毐遷太后諫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諫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耶車裂假父囊撲二第遷母于雍殘戮諫臣令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言已矣乃解衣伏鑕王下殿手援之迎太后歸諷固不可盡

辨駁擔得斤兩

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為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况虛巳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况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巳。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于列國。自是世有

句波瀾

斡旋得好

持說客之術以補天子諷諫之論不免于從横之病然亦是一說

此模倣荀卿處

以五法行諫術極正當

以下並按史記戰国策爲辨案

其人吾獸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爲諫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秦攻趙趙求救于齊齊欲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二師觸龍見太后曰媼尊長安君之位封以膏腴之地不及今令有功于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于趙哉故以爲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秦使張唐往相

此三節是理喻

此三節是勢禁

燕共謀伐趙。唐不肯行。甘羅見唐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于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乃行。**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趙王武臣爲燕君所得。囚之。欲與分趙地乃歸王。使者往燕。燕輒殺之。有廝養卒請往說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養卒笑曰。兩人名爲求王。實欲燕殺之。而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乃歸趙王。**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田常作亂。移兵欲伐魯。子貢往說田常曰。吳強魯弱。不如伐吳。田常忿然作色。子貢曰。夫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強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

引証亦自有理但援春秋戰國人品而不及漢唐此戰國縱橫之議也然亦打頭一術字壞了

唯君也。常曰善。武公以麋鹿脅項襄而楚不敢圖周。楚欲圖周周王使東周武公謂楚昭子曰。西周之地。不過百里。名爲天下共主。而攻之者名爲弑君。然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至矣。楚乃止。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魏使新垣衍說趙。欲共尊秦爲帝。魯仲連往見衍曰。秦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帝則將行天子之禮以號令天下。又使女子嬖妾爲諸侯妃姬。梁王安得宴然而已乎。衍再拜曰。吾不敢復言帝秦矣。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户侯啓張卿而劉澤封。營陵侯劉澤。高祖從昆弟也。呂后時齊人田生游乏之貲。以畫干澤。澤大悅之。用金二百斤爲田生壽。田生如長安。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卿。居數月。田生說張卿曰。太后欲立呂產

正三節是利誘

爲王恐大臣不聽卿何不諷大臣以聞大后張卿乃諷大臣語太后太后賜張卿千金田生因說之令言于太后幷封劉澤張卿入言之乃遂立澤爲瑯琊王朱建以富貴餌閎孺而辟陽赦辟陽侯幸呂太后惠帝欲誅之辟陽侯急因朱建求見惠帝之幸臣閎籍孺說之曰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誅侯且日太后亦誅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于帝出辟陽侯孺從其計果出辟陽侯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梁王以殺袁盎故謀反事敗恐誅乃往謝鄒陽令求方畧解罪于上者陽見王美人兄王長君曰今袁盎事卽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拂慍切齒側目于貴臣長君危矣長君乃入言之帝怒解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劒太息蘇秦說韓曰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

此三節是激怒

此三節是隱諷

牛後。今以大王之賢。挾强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竊爲大王羞之。王按劒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

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范雎見秦昭王。佯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宦者曰。王至。雎曰。秦安得王。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王聞之。遂延迎謝。雎屏左右。王跪而請問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

酈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酈公謁沛公。公方倨床。使兩女子洗足。酈生長揖不拜曰。足下欲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沛公輟洗謝之。

此激而怒之也。

蘇代以土偶笑田文。秦昭王聞孟嘗君賢。使涇陽君爲質。以求見孟嘗君。將入秦。蘇代曰。今日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于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狠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無爲

轉得便故無痕

士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

楚人以弓繳感襄王。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項襄王召而問之。對曰。此何足爲大王道也。昔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加而弋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雁之實也。

蒯通以娶婦悟齊相。齊悼惠王時。曹參爲相。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二人隱居不仕。蒯通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以求仕也。顧使人禮之。相國以爲上賓。此隱而諷之也。

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

得此一段文氣方壯且發以說爲諫之意甚透

把龍逢比干蘇秦張儀作個收掉何等雄健

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爲諫法

不免偏辭處

鄒守益曰。此篇議論精明。文勢圓活。引喻典實。如老吏斷案。一字不可增減。後生熟此。下筆自驚世駭俗矣。

唐荊川曰。老泉諫論上。可稱千古絕調。道有術。仁有仁術。術字善看。此等文字。絕似摹倣荀卿。

錢豐寰曰。議論的確。筆力精研。而疏越之氣未嘗不存。真國手也。

前雖並講意有抑揚

此良議論與賈山至言同但山欲人君和顏色以受諫此欲人君置刑賞以求諫也余謂求諫必自受諫始

諫論下　　蘇洵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眞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眞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刑賞二）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巽耎（音軟）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刑賞二字是主）人之情。非病風

（聳拔）（字是小）

說人情到真切處

戲謔語是李莊子蘇家文往往以譬喻痛切

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步步緊）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爲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

譬喻正意脈絡融洽

釋喻更妙

句法佳絕

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連用五跳而越字。與擅弓石騎仲章連用四沐浴佩玉字。俱有古意。然則人豈有勇怯哉。一句鎖法妙。要在以勢驅之耳。此一段最似莊子戲謔之談。便是學得莊子到家處。應前段。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總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爲千金。以刑爲猛虎。釋喻處。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

又一轉更精神

末段歸重于刑令諛佞悉化爲忠直足上見猛虎而跳越如康莊之意

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釋喻虎處 代刑字妙 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丘瓊山曰。言君欲使臣之必諫。在於賞以誘之。刑以威之。蓋以人之常情。不賞則不勸。不刑則不懲也。結復歸重於刑便見議論疊疊。

鍾伯敬曰。此特末世意耳。彼性忠義。不悅賞不畏刑者。自當別論。

汪玄杓曰。余每讀此篇。至顧見猛虎之論。輒爲解頤所謂以文爲戲。足資談笑者此類是也。以喻相形。悠揚爽逸。用喻

者當法。

說小人不可輕擊嘗與歐陽公明黨論參看

勝不勝之說真名言也然惟大人之格君心乃得

大臣論上

蘇軾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患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提下引漢唐事明之）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

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是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

割癭之喻千年以來獨咎何進袁紹輩爲避之徒知割癭而不知大命之隨者也

者。必先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旣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今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郁離子曰。夷門之癭人。頭沒於脾。而癭代爲之元。口目鼻耳俱不能爲用。郢封人憐而爲之割之。人曰癭不可割也。弗聽。卒割之。信宿而死。國人尤焉。辭曰。吾知去其害耳。今雖死。癭亦

上言小人不可輕擊下引漢唐以証之

亡矣·國人掩口而退·漢之亡。唐之滅。繇此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爲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武謀誅曹節·節乃斬武首中都亭進謀誅張讓。讓乃斬進於寧德殿·袁紹擊之而勝。紹聞進死·乃引兵捕斬趙忠等三千餘人·張讓投河死·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

漢唐諸人擊小人者是不能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非以義正君而無害于國

應前法不可擊一段

忽接前喻無痕

收得無一些滲漏

只據前意咏歎作結又以

惟宦官之爲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元載。舒元輿字也。上與李訓鄭注謀誅宦官。計稱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令中尉仇士良等往視之。訓注內伏兵縱擊。謀泄。反爲仇士良所殺。舒元輿等皆被殺。自是事皆決於北司。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昌遐。崔胤之字也。胤召朱全忠還闕。驅第可範等數百人悉斬之。號聲徹於內外。唐亦以亡。方其未去。是槩然者瘻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爲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爲袁

有照應有關鎮

成敗二字替勝不勝字便見生活

武進猶賢于訓注故只以武進言而訓注可知

爲崔。敗則爲何賓爲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何取於此哉。夫賓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爲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總斷警

又一番作波瀾

反意妙

楊升菴曰。此論大臣憤擊宦官。不勝則身殞。勝之則國亡。故司馬溫公曰。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崔昌遐襲之於後。而朱氏簒唐。豈元祐之日。而坡公與溫公嘗相與講論者乎。

王麟洲曰。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是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大臣之所爲也。反是。而逞於一擊之間。成則爲袁爲崔。敗則爲何爲訓注而已。大臣處小人當路之際。可不戒哉。

鍾伯敬曰。立論言大臣去小人。不勝則禍身勝則亡天下。故當計其後爲可居之功。不可不顧其君。僥幸於一快爲也。而引漢唐事爲鑒證。更爲鑿鑿

汪玄杓曰。此篇言大臣欲誅君側之惡。去之甚難。故舉漢唐以爲鑒。要知大臣在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乃定矣。

前論言小人不可輕擊此論言擊之之術起四句總撮前論大旨

反復說盡君子小人利害

小人勢不得不合是以謀密而君子不可速之也

大臣論下

蘇軾

總撮大臣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追人者其智淺。追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爲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爲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

論下大旨一轉甚有光焰

在從容以俟不在急遽以速其禍

言速之所以爲患

說透

爲君子畫制小人之策甚

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

急之以合其交

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

千古成案

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爲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

寬之以待其變

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

此千古經綸手王曾計除丁謂似得此意

尋說破小人易散之狀而君子不可急之以合其交

說出漢唐宦者情狀誠不

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爲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偪如此者成功而天下安之今夫

關鎖上兩段

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

鎖

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

難
先說此數句引起平勃事
引証明切
平勃是能深交而無爲不急之以合其交而惟寬之以待其變
就事用事結得簡捷

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爲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爲。苟不能深交而無爲。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可以爲大臣矣。

唐荆川曰。回斡精神。變態百出。首尾相救。曲盡人情。前篇文字。得此篇方有歸着。中間寬之使不吾疾等語。眞是名言。

漢唐宋之衰。豈盡小人之罪。乃諸君子激之之過耳。不然。何陳實郭泰。優游黨錮之時。士良雖横。曾無一辭及裴度。明道之至誠。于詵之守法。安石爲之屈服也哉。

董玄宰曰。此論漢唐雖亡於宦官。實賓武崔

亂欲急誅之以成其變。故君子只當寛除小人。得易以杞包瓜之道最有識。

陳如崗曰。前一段言急之以合其交。後一段言寛之以待其變。末引平勃事作結最的當。

汪玄杓曰。小人根基旣固。大臣只當審勢而圖。不可輕率以速禍。卽如平勃交歡。君子相和。則去小人之本也。不然。其

不蹈何進賓武之轍者幾希此文縱

橫曲折。奇特峻偉。堪勤臣箴。

持

賣

首便破倒

又破

官以行道揄揚

守道論

柳宗元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出左傳昭公二十九年）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是固非聖人言，乃傳之者誤也。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爲經紀，爲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

總道存

存字生出由字

由字看出行字

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左昭十一年注。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叅伍殷輔陪臺之役。周禮太宰注。叅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殷。衆也。謂衆士輔府史庶人在官者。陪臺出左昭公七年。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朴梏拲斬殺之慘。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于庶民。咸守其經分扶問切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

拲音拱手械也

縱又力破之

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禮記內則篇。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爲抗。在下不爲損。矢人者不爲不仁。函人者不爲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也。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按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以一身

言之。四肢百骸。形而下者也。吾身所具之理。即形而上者也。推之事物。亦莫不然。自異端之學興。于是指形器爲粗迹。而索道于虛無玄漠不可測知之域。形而上下者。始不相屬矣。柳子此論。頗得道器不相離之意。故取焉。

鍾伯敬曰。子厚此論。直從行義一達道之旨來。而篇中洗發折辦。嘗與昌黎諍臣論參看。

題中助字冒中着更相助三字便生活

引二項事以証天之權有所不及處將說及人君而歸權於史官方見得三權並重

史官助賞罰論

蘇轍

創見

域中有三權。曰天。曰君。曰史官。聖人以此三權者制天下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冒 起 夫惟天之權。而後能壽夭禍福天下之人。而使賢者無夭橫窮困之災。不賢者無以享其富貴壽考之福。然而季路原憲。古所謂賢人者也。伏於窮閻之下。布衣饘粥之不給。盜跖莊蹻橫行於天下。食人之肝以爲糧而老死於牖下。不見兵革之禍。季路盜跖二項。本司馬子長化來。如此則是天之權。有時而有

謂史官之權與天與君之權均此等意見勝於柳宗元論史書

此段言歷來史官皆不能助治以起不孔子春秋獨

所不及也。故人君用其賞罰之權於天道所不及之間以助天爲治。言君助天。然而賞罰者。又豈能盡天下之是非而賞罰之於一時。猶懼其不能明著暴見於萬世之下。故君舉而屬之於其臣而名之曰史官。言史官助君。蓋史官之權。與天與君之權均。大抵三者更相助以無遺天下之是非。此段發明史官之權與天與君相竝。故荀悅曰。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夫史臣之典。其來尚矣。其最著者在周曰佚。在魯曰克。在齊曰南氏。在晉曰董狐。

擅其能」

助賞罰三字步步回顧三蘇家學唯此法最熟是作論作文妙訣

從子瞻不治夷狄論

在楚曰倚相。觀其爲人。以度其當時之所書。必有以助賞罰者。然而不獲見其筆墨之所存。以不能盡其助治之意。」此段叙古之良史。獨惜其筆墨不存。不獲見其所以助賞罰者。以起仲尼作春秋之意。獨仲尼因魯之史官左丘明。而得其載籍以作爲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雖其名爲經。而其寔史之尤大彰明者也。」此舉春秋爲史中之經。故齊威晉文有功於王室。王賞之以侯伯之爵。征伐四國之權。而春秋又從而屢進之。此所以助乎賞之當於其功也。」此言春秋助吳王者之賞。

總鎖上詞意謹嚴見史官之所以為重

倒鎖一句文法

始終以權字與史官見不

楚徐越之僭。皆得罪於其君也。而春秋又從而加之以斥絕擯棄不齒之辭。此所以助乎罰之當於其罪也」此言春秋助王者之罰。若夫當時賞罰之所不能及。則又為之明言其狀。而使後世嗟歎痛惜之不已。嗚呼。賢人君子之功烈。與夫亂臣賊子罪惡之狀。於此皆可以無憂其無聞焉」此言春秋助王者賞罰之所不能及。正與上意相應。是故。古者聖人重史官。當漢之時。號曰太史令。而其權在丞相之上。郡國計吏。上計於太史。然後以其副上於丞相御史。

可忽

夫惟知其權之可以助賞罰也，故從而尊顯之。
然則後之史官，其可以忽哉。

姜鳳阿曰：言史官之權與天與君並。蓋君之賞罰可以助上天禍福之所不及，而史官之是非尤以助人君賞罰之所不及。中直指春秋書齊晉吳楚之功過以寔之，曲盡其趣。

茅鹿門曰：舉業文字之佳者。

鍾伯敬曰：以天與君並論，可發人才思。

大節二字一篇眼目

轉折處筆力高

將小形大便自特然

伊尹論

蘇軾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辨者矣今夫匹夫匹婦亦知潔廉忠信之爲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唯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

肯頭

議論杜子

急遍文法

伊尹事功莫大於相湯又莫難于相太甲放之復之而人不疑其耕莘之節素取信于人故也

驚人處如簞豆之積一鄉之推豈是尋常議論

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辨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辨者愈遠矣。一段見簞食豆羹不以動心。而足辨一鄉之事。正見挾天下者。有挑剔。有頓挫。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

入阿衡正意畧含蓄爲後面地

以古今人一正一反說

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即簞食豆羹以形天下。即辨一鄉之事以形辨天下之事。有筆法。

辨大事

拓開

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爲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芥蔕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即古之君子爲案。而歎後之君子不

前說有守然後有爲此說有爲者惟其有守乃是一順一倒文法

着一忍字是精神骨髓處

然。孔子叙書至於舜禹臯陶相讓之際。（波瀾）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合素字意）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忽收入題）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題素字意）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文法三疊）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放下全得一鎖）

素字與前素字相應

於天下。一爲希闊之行。則天下群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爲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詠歎結之。

呂東萊曰。伊尹事功莫大於相湯。又莫難於相太甲。放之復之而人不疑。其耕莘之節素取信於人故也。論伊尹無踰此篇。

鍾伯敬曰。自孟子議論變化來。根蔕之所以胎。波瀾之所以餘者。極有獨得之妙

汪玄杓曰。林少頴解孟子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二句。言東坡伊尹論。出於此。前輩作文。緜平日讀書涵泳其趣味。故隨筆舒露。自入神解也。

伯夷

王安石

事有出於千世之前。聖賢辯之甚詳而明。然後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見獨識。遂以爲說。旣失其本。而學士大夫共守之不爲變者。葢有之矣。伯夷是巳。夫伯夷。古之論。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孟之可信。而又辯之反復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舊惡。求仁而得仁。餓於首陽之下。逸民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惡人之朝。避紂居北海之濵。目不視惡色。不事不肖。百世

之師也。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紂之惡。不念以怨。不恐事之以求其仁。餓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號爲聖人耳。然則司馬遷以爲武王伐紂伯夷叩馬而諫。天下宗周。而耻之義不食周粟。而爲采薇之歌。韓子因之。亦爲之頌。以爲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是大不然也。夫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病紂。而尤者伯夷也。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則往歸焉。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耶。及武

一句道破

又轉入一步洗發出來

王一奮。太公相之。遂出元元於塗炭之中。伯夷乃不與。何哉。蓋二老所謂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餘。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濱而趨文王之都。計亦數千里之遠。文王之興。以至武王之世。歲亦不下十數。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邪。抑來而死於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邪。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且武王倡大義於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獨以爲非。豈伯夷乎。天下之

道二。仁與不仁也。紂之爲君不仁也。武王之爲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紂。以待仁而後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則伯夷何處乎。余故曰。聖賢辯之甚明。而後世偏見獨識者之失其本也。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烈豈獨太公哉。

論語法甚妙

鍾伯敬曰。行文好。所論伯夷處。猶未是千年隻眼。

全引孔孟語形容

三聖人論

王安石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之爲名道之極德之至也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此大賢者之事也賢者之事如此則可謂備矣而猶未足以鑽聖人之堅仰聖人之高以聖人觀之猶太山之於岡陵河海之於波澤然則聖人之事可知其大矣易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

洗發

表出三聖人

凶此蓋聖人之事也德苟不足以合於天地明苟不足以合於日月吉凶苟不足以合於鬼神則非所謂聖人矣孟子論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人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夫動言視聽苟有不合於禮者則不足以為大賢人而聖人之名非大賢人之所得擬也豈隘與不恭者所得僭哉蓋聞聖人之言行不苟而已將以為天下法也昔者伊尹制其行於天下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

以三聖人列敘三段有致

亂亦進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由是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此其流風末俗之弊也聖人患其弊於是伯夷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治則進亂則退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聖人又患其弊於是柳下惠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

還自占地步

見孔子集大成處

心者由是多汙而寡潔惡異而尚同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矣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於天下曰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然後聖人之道大具而無一偏之弊矣其所以大具而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爲終始也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弊聖

安頓得好

一轉緊一轉

一証妙妙

人之所以能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弊於天下耳如皆欲爲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則惡在（冷眼）其爲聖人哉是故使三人者當孔子之時則皆足以爲孔子也然其所以爲之清爲之任爲之和者時耳豈滯於此一端而已乎苟在於一端而已則不足以爲賢人也豈孟子所謂聖人哉孟子之所謂隘與不恭君子不由者亦言其時爾且夏之道豈不美哉而殷人以爲野殷之道豈不美哉而周人以爲鬼所謂隘與不恭者何

就本色斡出

以異於是乎。當孟子之時。有教孟子枉尺直尋者。有教孟子權以援天下者。蓋其俗有似於伊尹之弊時也。是以孟子論是三人者。必先伯夷。亦所以矯天下之弊耳。故曰。聖人之言行。豈苟而已。將以爲天下法也。

茅鹿門曰。三聖人者。各持其所見以自盡。名天下而非以矯也。而其行文自可觀。